

柳云龙：打入娱乐圈的特工

“风筝”说：“当年组织上派我打入敌人内部时，我就表示，此生隐姓埋名，烂入泥沙。”这像极了打入娱乐圈内的柳云龙，满眼声色犬马霓裳艳影，他视而不见，偏爱静坐一隅，闲看庭院落花，神秘低调，似乎带着特别的任务。

近日，柳云龙自导自演的谍战剧《风筝》大结局了，这部剧迟到五年的“三无剧”（没IP、没流量、没话题）已谢幕，但关注度却丝毫没有降低。

狗仔没招

说来滑稽，当今娱乐圈有种怪现象，行走其间，没有作品问题不大，但要是没点绯闻八卦，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在这方面，柳云龙很惭愧，“有人跟我说，做明星一定要两条腿走路，你现在还差一条。我问是什么，他说绯闻啊。我说那我我还是一条腿蹦吧”。

有关这位山东男人的八卦，百度上只有一句——“柳云龙的妻子姓徐，两人相识于大学，育有一女。”简单到不可思议，像极了剧中的特工简历。于是，坊间就有好事者本着“字越少，事越大”的态度，捕风捉影，蜚短流长。

解决这个问题，其实不难，既然身处“贵圈”，那就按“贵圈”的规矩来。曾有狗仔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跟踪偷拍柳云龙，最终却悻悻而归，唯一拿得出手的画面，只是他陪着太太接女儿放学。

于是，有媒体直接拷问柳云龙，与制作人杨健是不是恋人关系？答曰：“不止一个人这样说。在中国，一男一女长期合作，难免会让人产生联想。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我很欣赏她的才华，她是一个很默契的合作伙伴。”

“莎士比亚说过，评价一个男人，第一要看他娶了怎样的女人，第二要看他对待死亡的态度。我娶的女人大家已经看到了，至于对死亡的态度，或许能从热衷‘特工’戏中看出一些端倪。”柳云龙说。

首次“行动”

这些年，柳云龙在荧屏上一直做着“特工”，步步为营，惊心动魄。这种能力，他从小就有。

柳云龙说，“好多人说我的名字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客，又是云又是龙，又是风又是柳的。其实我的名字源于奶奶的一场梦，梦里有云有龙，纵横四海。我小时候，父亲还跟我说过梦的内容。”在纵横江湖之前，云龙先“征战”于学校。“我上学时，是一个暴力儿童。（那会儿）老打架，很晚才入的少先队，差不多是小学毕业前最后一批了，可能老师觉得不好意思才让我入了。”

有一天，柳云龙突然变了，因为他在家“侦察”到了一个秘密——“爸爸的房间里有一张写字桌，所有抽屉只有中间的一个上着锁。”孩子的好奇心总是特别强，何况是小“风筝”。那天，趁家里没人，柳云龙把旁边的抽屉抽出，放到桌上，再从那个抽屉侧面的洞掏进去，“结果，拿出了一本红本子，丝绒面的，上面有字：‘优秀共产党员，济南市优秀共产党员柳克胜同志’。再掏，又拿出一个本，红色塑料皮的……一共掏出来20多本，里面还有。”柳云龙的父亲是一个国企的中层干部，“他是做供应和采购工作的。他对工作的严肃、对荣誉的珍惜，对我影响特别大。”一本一本往回放的时候，柳云龙有些失落，“我当时就想，我上学怎么从来没得过奖状啊。我要是能像爸爸那样把奖状一个一个往家拿该多好啊。”

后来，他突然的改变让老师也有点措手不及。从那天起，云龙要起飞了！

“起飞”之前

“起飞”之前，云龙也经历了一些波折。高考那年，父亲不希望儿子读电影学院，而是想让他去当兵。见云龙态度坚定，父亲就给了他100元，让他去北京电影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试试。结果，三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。最后他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，和他同班的是邵兵和俞飞鸿。据说，他还是北电建校以来第二个形象满分的同学，第一个是周里京。但在柳云龙看来，满分不是什么好事，“那时，第五代导演好像都不喜欢形象完美的演员，所以我当时觉得自己会被弃用。”

毕业时，柳云龙被分配到实验话剧院，但他很快就辞了职，南下广州，办广告公司、当歌手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“当时话剧舞台给年轻人的机会很少，找戏拍。在那段游戏的时光，我还当过歌手。”他的专辑《总想留住爱过的人》曾获得当年的十大金曲奖。在“下海经商”的日子里，每次赚到钱，就是柳云龙戏瘾爆发的时刻，他会反复计算，“（这些钱）够我富裕或紧巴巴地生活多久？差不多行了，就回去拍戏。”



《非常爱情》剧照

1997年，柳云龙真的为了戏放下了一切，“回来的第一部电影《非常爱情》（吴天明执导）就获得了当年的最佳故事片奖。这是很难演的一个角色，从健康人到植物人，再恢复成健康人，我过足了戏瘾。”随后近十年，他断断续续演了几部作品，他说绝不会接演一部“自己不是真正喜欢，但又不得不演的戏”，“即使到了馒头蘸酱油的生活境地，我也不会为难自己。”

当然，喜欢也不代表都满意，比如那时拍的《玉观音》，他演杨瑞，“我觉得我演得很好，唯一不满意的造型，太土了”。直到2005年的《暗算》，他干起了“特工”，才豁然开朗。

痛苦难免

2005年，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影视公司，投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《暗算》。柳云龙说，《暗算》最吸引他的就是那种强大的宿命感。“钱之江从未喊过共产党万岁，临死也没唱过《国际歌》。过去的主旋律片子塑造人物可能是为生得更好而去死，而我对这个共产党人的理解是为了死得更好才去生。”

一部自导自演的《暗算》，让柳云龙一下子成了好多影迷心中的“谍战教父”。此后柳云龙又演了几部谍战剧《功勋》《血色迷雾》《断刺》《传奇之王》，但收视都不太好。后来，他转战大荧幕，自导自演了谍战电影《东风雨》，票房也很惨淡。当时有人说他“江郎才尽”，也有人说他“英雄主义情结太重”。面对质疑，柳云龙只是说自己“赔得起”。“收视率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，关注收视率说白了是投其所好，但是艺术创作如果仅仅是投其所好，还不如去开饭馆。”

可以说，所有当红明星的基本素质柳云龙都具备，可他却始终欣赏老一辈影人的品质——老实做人，踏实演戏。他与媒体鲜有来往，传统而又朴实无华。

可是，要成为一个好“特工”，却又不得不直面眼下娱乐圈里的一切，烦心的绝不仅仅是流言蜚语，“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常常会很痛苦”。

“有媒体关注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是用作品去说话的，但我又把作品带给我的名利看得很淡。我特别不理解有些媒体用‘咸鱼翻身’来比喻我，我怎么就成咸鱼了？”又如拍戏，“导演没想法，我痛苦；导演不认真，我可能会爆发。我做不到逆来顺受，明明知道怎么样更好，却因为怕顶个‘不好合作’的骂名而忍气吞声，这绝不是顾全大局，而是对创作的不尊重。”柳云龙说，“我的‘不好合作’都是戏中的，我从来没有因为戏之外的事与剧组发生争执。”

面对市场，柳云龙坚持自我。《风筝》足足等了5年才播出，终于，煎熬的结果是圆满。他不活在娱乐圈的八卦和谈资里，而是认真地为戏而活。就像他戏里那些默默付出的情报工作者，对演戏始终忠诚而执着。

“机密”外泄

机密的部分来了哦！是人，总有弱点，“特工”也不例外。“我拍戏时，由于入戏太深、太兴奋，每晚都会失眠，要吃两片安定才能入睡。”柳云龙说，“别看我在荧屏上演的角色都很厉害，其实我胆子不大，特别是见了老鼠和蛇，会像女人一样尖叫，总之生活中我再普通不过了。”

柳云龙经常自嘲“是非常‘傻’的一个人”。平日里，他不去酒吧，也不去饭局，很少说话，而是喜欢跟书和影片交流，“光这些事就忙不过来了”。

在得知《风筝》终于可以播出时，柳云龙时隔5年重回微博，写下了：“没有岁月可回头。”《风筝》快要播完的时候，他又发了一条微博，“纠结……我尽力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”曾经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不拍点剧、多点曝光率，他只是说：“拍戏是我喜欢的事儿，不是我谋生的手段，我没有温饱之忧，所以很不在乎自己在精神领域的追求，不会凑合着赶戏揽钱。”也许，对于一个好演员而言，这种骄傲感必不可少。因为只有他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，对演戏的敬畏多一点，他的作品才会好一点。

好了，不能再泄密了！因为“特工”的任务还在继续……（吴翔 环球）



我可能还活在过去那个时代里。那时叫文艺界，而现在变成了娱乐圈。我理解的文艺界，是一群有手艺、有技能且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人的一个圈子，而现在的娱乐圈让人感觉是一个是非满天飞的圈子。我还是钟情于过去的文艺界，我很固执和坚持，不喜欢赶时髦，审美观也轻易不会改变。

——柳云龙



《风筝》剧照